



十二星座女孩
励志言情小说系列



原谅我，

当初不懂爱你

我是巨蟹座女孩

晴朗海月 著

I AM
A
CANCER
GIRL

Forgive me having not
cherished your love

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巨蟹座
女孩必读

其他星座女孩必读





十二星座女孩
励志言情小说系列



原谅我，

晴朗海月 著

当初不懂爱你

我是巨蟹座女孩

CANCER

GIRL

Forgive me having not
Cherished your love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原谅我，当初不懂爱你：我是巨蟹座女孩 / 晴朗海月著.
— 北京：北京联合出版公司，2016. 4
ISBN 978-7-5502-7147-0

I. ①原… II. ①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23260号

原谅我，当初不懂爱你：我是巨蟹座女孩

作 者：晴朗海月
出版统筹：新华先锋
责任编辑：徐秀琴
特约编辑：黎 靖
封面设计：王 鑫
版式设计：杨祎妹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156千字 620毫米×889毫米 1/16 15印张

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7147-0

定价：36.00元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电话：010-88876681 010-88876682

我摔碎青春残酷的面具
冲破命运布设的迷局
努力做最好最美的自己
只为心头那一道暖光
与你眼中的星辰相遇
火花飞溅时
我心甜蜜而执迷
不再有别离
遗忘也不必刻意
时间会给你隐藏的惊喜

对你的冷漠
那是天使犯的错
其实只想简单地活着
面对面与你微笑着
空间不再是虚拟的
牵起你的手就暖暖的
回到从前的纯真和清澈
年少时的心动和沉默
那是最浪漫的折磨
年少时的爱恋和迷惑
那是最疼痛的欢乐



青春期的心动是萌萌的、朦朦的，微妙而神秘，而心痛却是如此剧烈汹涌、黑暗诡异。

01

如果没有经历心动与心痛，就不能算作真正地经历过青春期。这是施小恩曾在QQ空间里写过的一句话。

经历微妙心动与致命心痛的那年，小恩十四岁，在X市十六中上初二，住在城北一个叫作光华里的破旧小区。

生日那天，小恩许下两个心愿，第一个是希望妈妈的病能尽快好起来，第二个是希望自己能有个哥哥，准确地说是希望有个“心动男生”出现在她生命里，而且最好是个双鱼座男生，因为她是巨蟹座的，她听说巨蟹女的最佳匹配对象是双鱼男。

出乎她意料的是，第二个有点隐秘、不可告人、实现可能性微乎其微的小心愿居然在三个月后就实现了，就像是被半空中飞翔的天使听了去；而第一个心愿可就惨了，肯定是被魔鬼听了去。

这天是星期六，天色很阴郁，像是要下雨。小恩心情不错，她喜欢这种淡咖啡色的天空，就像是海豚喜欢黄昏清凉的池水。她觉得这样的天空，不，是天地之间，看起来就像是一枚淡金色的大琥珀，万物都包含在里面，剔透而灵动，让她想起宫崎骏的电影。

可小恩的妈妈是不喜欢的，一到阴雨天，她就会犯病。她患有严重的

抑郁症。小恩觉得妈妈就像是一本发霉泛黄的线装古书，需要在好天气里拿到阳光下去晾晒。

那天下午，妈妈冷着脸递给她一方折叠的白棉布，说：“小恩，把这个送到你舅舅家去，是一幅十字绣，你表姐快过生日了，这个就算是给她的生日礼物吧。晚上就在她家吃饭，同你表姐一起学习。好好学，别光顾着玩电脑。还有，别忘了，告诉你舅舅来咱家一趟。”

小恩并不喜欢和表姐在一起。前天晚上，她的表姐崔璨曾在QQ上留言给她，约小恩这个星期日陪她一起去麦当劳会见一个网友，说这个网友是个“超级帅锅”，聊过两次了，见过照片的，眉毛像周渝民，眼睛像周杰伦，鼻子像李敏镐，下巴像莱昂纳多，整个一明星脸大荟萃呀！说不定还是个富二代，因为他脖子上戴了条像牵狗绳那么粗的金链子。

小恩觉得见网友这事太不靠谱了，哪能聊一两次就见呢！要见也得聊个十次八次摸清了对方底细再说呀，万一碰上个色魔、变态、跟踪狂什么的怎么办？可表姐哪里肯听她的呀！她的这位表姐是个说一不二的“霸气小魔女”，还是个“万人迷”。

和表姐在一起小恩只能扮演“忍者小神龟”的角色，所以她并不想和表姐有过多的接触。或者说她在心底里不太喜欢这个表姐，她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哥哥，哪怕是个表哥也行呀！哥哥是肯定不会欺负妹妹的，只会呵护她、疼爱她。妈妈也并不喜欢崔璨，觉得这个侄女是个不守规矩的疯丫头，平时并不鼓励女儿和她在一起，不知道那天是怎么回事，非要把小恩支到表姐家去似的。

小恩本想待在家里写作业，如果到了表姐家，恐怕一个字也写不成了，便对妈妈说：“妈，我表姐过生日不是还有十多天吗？不用这么急着送礼物吧？”

妈妈一听这话有点不高兴了，脸色一沉，说：“让你去你就去，小孩子家哪来这么多废话！”

小恩不敢多说什么了。听医生说，抑郁症患者是不喜欢别人质疑他们的，也听不进别人的劝说，个性超固执，只喜欢沉浸在阴郁封闭的自我世界里，是和孤独症患者差不多的。

所以小恩只好顺着妈妈，伸手接过棉布，说：“好，知道了。”一边

把折叠的棉布打开，绣面上四角各有一只小动物——小狗、小猫、小兔和小梅花鹿，中间是两个俏丽可爱的小姑娘，一个穿着韩式红色连衣裙在跳舞，动作好像是在跳《江南 style》，一个穿着淡蓝色T恤和深蓝色牛仔裤，拿着麦克风在唱歌。

“还挺有意思的！”小恩心想，一边把棉布重新叠成正方形，放到书包里。

妈妈为一家饰品店加工十字绣，以此维持生计。

小恩注意到那天妈妈的脸色惨白得有些非人类，让她联想起电影《暮光之城》里的吸血鬼，就问：“妈，你吃药了没？”

自从爸爸和那个女人走后，妈妈就这样病怏怏的，一直靠吃药维持。爸爸在的时候，妈妈不是这样的，虽然身体也不好，有难以治愈的妇科病，但是还会笑，笑起来有点像画册里的圣母玛利亚。而爸爸走后，妈妈就再也不笑了，神情越来越抑郁，经常昏睡，像个欧洲电影里被囚禁在修道院里吃苦受难的修女。

爸爸的那个女人她见过，是他的一个生意伙伴，曾经来过她家小住过几日。小恩对那个女人印象深刻，眼睛像蛤蜊，留着时尚的玉米烫，耳环大大的、闪闪的。她不爱说话，但是目光凌厉，盯起人来让人觉得头皮发紧。爸爸似乎有些怕她，妈妈也敬着她，陪着笑脸端茶送水，又做了丰盛的饭菜给她吃。她住小恩的房间，小恩睡客厅沙发。半夜里，小恩听到动静，迷迷糊糊睁开眼睛，朦胧月光中见到爸爸蹑手蹑脚推门进了她的房间。那一刻，她小小的心感到无比纠结与惶恐。她觉得大人的世界真是太诡异了，怎么有点像恐怖片啊。她提着一颗心，盼望着爸爸尽快从她的房间走出来，回到妈妈身边，可是，一直到天亮，也没见爸爸出来。

妈妈起了床，竟然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，平心静气做了一家人的早餐。

那个女人和爸爸先后从房间里出来，洗漱过，都无语，平静地吃了早餐，然后拎上行李，双双离开了。

她追出门去，拽住爸爸的皮箱拉杆，说：“爸，你去哪儿？”

爸爸回头，腾出一只手抚摸了一下她的头发，笑笑说：“小恩，爸爸要去广州做生意，挣钱给小恩花。爸爸走了，你要乖乖的啊！”

她还想说什么，爸爸被那个女人拽着急匆匆走了。从此一走数年，杳无音信。

妈妈曾去广州找过爸爸，还报了警，但是一无所获，失望而归。本来身体就虚弱的妈妈渐渐垮了下去，有时候会整夜哭泣。她带妈妈去看医生，又帮妈妈买了抗抑郁的药，吃了很多天，仍不见有任何效果。她明白妈妈患的是心病，病源是爸爸。她想去找爸爸。借一笔钱，坐火车去广州，找不到就去临近的城市找，再找不到就全国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去找，如果是“上天入地寻之遍，四处茫茫皆不见”的话，就劝妈妈改嫁，鼓励她去《非诚勿扰》相亲，或者帮她在网上征婚……

“小恩，你去吧，我这就吃药。”妈妈的话打断了她飘飘忽忽的思绪。她嗯了一声，背上书包走出门去。

02

出了单元门，才发觉小雨已经丝丝缕缕下起来了。初秋的雨打在脸上幽凉微冷，风也有了酷酷的寒意，一阵阵袭击着她单薄的小身体。她想回家拿伞，又懒得爬楼梯，心想反正雨也不大，舅舅家就在城南，离得也不远，坐公交车几站地就到了，于是继续向前走。

小区破旧的铁门大开着，门卫老头躲在门房里和几个闲人打纸牌。前一阵传说这个破败小区要拆迁，可久久没有动静。倒是临近的那个叫作光华西里的小区哗哗啦啦地破旧立新，一幢幢崭新的米色高层居民楼拔地而起，建成了花园绿地、健身器材、保安物业齐全，带电子门电子眼的高档社区。衬得旁边的这个老旧小区更像是非洲贫民窟了。

靠近大门口处有两株银杏树，这是这个小区里唯一的亮色。传说它们的年龄足有五百岁。小恩非常喜欢这两棵树，觉得它们既古老又清新，既沉静又华美，像是欧洲油画里的风景。这两棵树枝繁叶茂，圆圆的、密匝匝的叶片金灿灿的，比花朵还好看，在风中抖抖索索，发出好听的窸窣窸窣的声音。在树下观望那叶片，会有瞬间的迷醉感。月光皎洁的晚上，会见到年轻男女靠着树干拥抱亲吻。亲吻者十分沉迷的样子，像是陶醉在蜂蜜色的异

度空间中。

小恩一边走一边看着那银杏树叶，快出小区门口时突然从树后蹿出一只白毛小狗，狂吠着向她猛扑过来，小恩本能地向左侧一躲。这时，一辆山地自行车恰好驶进门，向她迅疾冲了过来，就像是一条翼龙迎面飞来，她躲闪不及，右肩被翼龙的翅膀——车把狠狠刮了一下，她踉踉跄跄后退了几步，摔倒在地。她的姿态轻盈，屁股生疼，蓝色牛仔裙像一朵倒扣的喇叭花在湿漉漉的地面上盛开。

骑车的是个高高帅帅的大男孩，见撞了人，忙刹住车子，又将车子“哐唧”一声丢掉，向她跑了过来，一边扶她起来一边忙不迭地说着：“Sorry, sorry, 怎么样，摔疼没有？”

她被他扶起来，感觉右脚腕又麻又痛，脸上却保持着平静，一边拍着牛仔裙上的泥泞，一边笑笑说：“没事儿。”

他轻轻扶着她的胳膊说：“来，走走，看摔哪儿了？”

她一瘸一拐地走了几步。

“哎呀，肯定是摔伤啦，我今天算是闯了大祸！网上说双鱼座的今天不宜出门，还真是！走，上车，我送你去医院吧。”他一脸愧疚地说。

她摇摇头：“真没事儿，就是脚崴了，过两天就好，不用去医院，真的，你忙去吧。”

他想了想说：“那行，我送你回家吧。来，我扶你。你家在哪儿？”

小恩指了指前面的单元楼。

他搀扶着她，小心翼翼地向她家走去。他的个子很高，小恩的头刚刚触到他的肩膀。

小恩并不矮，在女生中身高属中上，只是偏瘦，头发天生亚麻黄，有点发育不良，就像她表姐说的“整个一牙签儿”。

表姐有点花痴，如果看到这么帅气的大男孩从天而降，非流着口水扑上去强吻他不可。花痴女强吻帅男生的事情在当下的校园里似乎很流行、很时尚哎！好在小恩是“禁欲主义”，再帅的哥哥也不会让她意乱情迷。即使有那么一丁点儿心动神驰，表面上也会平静如水、淡定自若。

不过，靠在这位帅哥的身上这么走着似乎的确有那么点……晕晕的舒

服，脚也不怎么疼了。

“如果我有一个这样的哥哥就好了。”小恩突然想。

小恩的心敏感地脱兔一般蹦跳了几下。“难道我的生日心愿真的实现了吗？难道他就是我的那个心动男生？而且是个双鱼座男生哎！”她心下暗想。

她几乎不敢看他，只用眼睛余光偷偷打量他。他穿着深蓝色阿迪达斯运动服，耐克白球鞋，头发浓密略微卷曲，浑身上下透着帅气，不是冷酷造作拒人千里的那种帅，而是比较亲切暖心的那种邻家大哥哥型。

他也不说话，侧过脸看她。两个人目光相交接，他冲她微微一笑。真是迷死人的微笑呢！像是阴郁的天空突然间放了晴，刹那阳光闪闪。而且，他的目光那般清澈，阳光下的湖水一般透明而闪着光泽。小恩倏地躲开他的目光，心里“怦怦怦”跳个不停。

两个人都默然无语，冒着细雨慢慢走到她家楼下，进了单元门。

小恩轻声说：“我家住六楼。”

男孩子观察了一下，见这是一栋老式六加一的楼房，没有电梯。

在黑魆魆的楼梯口，他停下，看看她的脸，又看看她的脚，说：“要不我背你上楼吧。”

她摇摇头说：“不用！”

他态度坚决地走到她面前，背对着她，说：“来吧，背你！必须的！”

小恩退后半步，说：“不用，真不用！”

男孩子有些不耐烦，眉头微蹙，说：“不用什么不用，再爬楼，你的伤会更厉害的，你要是残疾了，我可负不起责任！小妹妹，别不好意思啦！”

说罢，他不由分说蹲下身子，右手臂一抡将她背起，迈开长腿上楼。

她乖乖伏在他背上，两手怯怯地搂住他的脖颈。感觉真奇怪，自己怎么会在一个陌生男孩子的背上呢？他的后背好像又妥帖又暖和，带着男孩子身体特有的一种味道，让她觉得安全舒适、微微的兴奋，又恍如在梦里。

“要是我有一个这样的哥哥就好了。”小恩再次想道。那颗小小的心脏再次脱兔一般蹦跳了起来。“难道我的生日心愿真的真的实现了吗？难道他真的就是我的那个心动男生？”小恩有点暗自高兴了起来。

他一口气将她背上六楼。六楼有两户人家，小恩说：“右边，602。”

男孩在602的门口半蹲，将她轻轻放下，直起身子，有点气喘吁吁。

小恩想说“不好意思，我很重吧，辛苦你啦”，可她什么也没说，敲了敲门。半天没有动静。小恩说：“我妈肯定是睡着了。”然后掏出钥匙将门打开。他扶她进去，再扶她到沙发边，示意她坐下。

小恩却不肯坐下，对男孩子说：“你坐吧，我去看看我妈。”

男孩子想继续扶她，她甩甩胳膊说：“不用，没那么疼了。”然后她把书包摘下放到沙发上，自己慢慢走进卧室，见妈妈果然在睡觉，平躺着，脸色苍白平静，似乎睡得正香。让她感到惊奇的是，妈妈竟穿着那件洋红色的旗袍裙在睡觉。这件衣服非常美丽，洋红色的缎面儿嵌满水钻，在空气中闪烁闪烁，像是万道霞光包裹着妈妈那清瘦的身体。她记得妈妈曾对她说过那是她的结婚礼服。

她悄悄回到客厅，对静静地站在那里的男孩子说：“我妈在睡觉，没事了，你忙去吧。”

男孩子看着她，说：“你真没事了？我可是肇事者啊，这么快就被无罪释放了呀？”

她笑笑：“放心吧，真没事了，都不怎么疼了。”

他说：“那好吧，我先走了，你好好休息一下哈。我明天再来看你，要是还疼，我就送你去医院。”

她说：“没事了，真的不用再来了，你忙去吧。”

男孩说：“那好，我找哥们儿玩儿去了，一帮初中同学搞聚会，还等着我呢！”转身欲走，又回头说：“对了，你怎么连肇事者名字都不问啊？自我介绍一下吧，我叫杜进，前天刚搬到附近小区来，就是西边那个新小区光华西里，住六号楼四单元101，有什么事去找我就行，赔钱赔色都没问题！”

她被逗笑了，说：“好的，谢谢。”

他也笑了，说：“笑得这么好看，好可爱的邻家妹妹！你叫什么名字，能告诉我吗？”

她说：“小恩，施小恩。”

“小恩？”

“嗯，大小的小，感恩的恩。”

“哦，小恩，很好，又好听又好记，好吧，从今以后我就是你哥哥了，我一直想有个妹妹呢！”

小恩的心里“叮咚”一声，脸色有点绯红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你快走吧，不是同学还等着你吗？”

“好吧，我先走了。See you later！”说罢，他转身出门离去。

小恩把脏衣服换掉，然后到洗手间哼着歌洗衣服。她今天不想去舅舅家了，反正表姐也是约她星期天去见网友的，不如明天再说吧。她心情挺不错的，也觉得挺奇怪的，怎么会突然间从天上掉下个哥哥来呢？是不是自己的小心思真的被天使发现了呢？会不会是她连着考了三个第一名，天使一高兴就奖励她了呢？哇噢，真的好神奇耶！

03

她做了晚餐，招呼妈妈吃饭。喊了半天，不见有动静。她想妈妈肯定是昨天又哭了一整夜，很困，那就不吵她了，让她睡个够吧。妈妈睡了一个下午，又一个晚上。第二天，仍不见起床。而且，她发现，妈妈的脸色难看极了，不但血色全无，而且面色发青，面孔仿佛扭曲变形。

小恩恐慌起来，大声喊妈妈。喊了半天，妈妈毫无反应。她扑到妈妈身上又推又叫，声音尖厉惊恐。

正在此时，门外响起敲门声：“小恩，你怎么啦？开门啊！”

她慌里慌张地将门打开，见是昨天的男孩子杜进，她指着卧室，带着哭腔说：“我妈，我妈，她怎么啦？”

杜进三步并作两步进到卧室，观察了一下床上人的面部，又伸出手探了探她的鼻息，脸色大变，说：“不好，你妈妈好像出事了。你家有电话吗？快打120。”

小恩瞬间石化般傻在那里，完全不知所措。

杜进自己在房间里找到电话机，拨打了120。

医护人员来了，小恩一直处于被吓傻的半痴呆状态，脑子里像是灌进了迷雾，恍恍惚惚看到几个穿白衣服的人进了里屋，很快就出来了，其中一

个白衣人对杜进说：“人不行了，准备后事吧！”

小恩听罢脑子里轰隆一声，身体一软，瘫坐在地板上。

杜进一边扶她，一边对医护人员说：“真没救了吗？能不能送去医院抢救一下？”

医护人员冷着脸，说：“身子都凉了还救什么救？要送只能送太平间！服了过量的安定，要救早点救，早干吗去了你们？”说完，一行人匆匆走掉了。

小恩觉得胸口被狠狠痛击了一下，心脏被猝不及防的巨大灾难击成碎片，一阵天旋地转，她无声地晕倒在地板上。

杜进连忙将她抱到沙发上，对着她又摇又喊又拍打，好半天才弄醒她。小恩痴痴呆呆地看着他的脸，整个人魂飞魄散了似的。

“小恩，别怕，别怕，告诉我你还有亲属吗？你爸爸呢，没在吗？”杜进关切地看着她的眼睛。这个女孩子有着一双纯净如水的大眼睛，透着善良和平静，此时眼瞳里是满满的无助与哀伤，令人见之心痛。

“他死了。”她声音低低地说，然后气若游丝地吐出一串数字——她舅舅家的电话号码。

那天，小恩就这样气若游丝地躺在沙发上，眼珠一动不动地看着天花板。男孩坐在她身边，无限担忧地看着她，握着她的一只手，一动也不敢动，生怕一动，她就像一团气体似的散开了消失了。

她的右手一直在抖，像是一只受惊吓过度的小动物。他握着这只手，先用一只手握着，后来用双手握着。她的手心里冷汗涔涔，眼睛里并无泪水，只是定定地对着天花板凝视，像是在神游幻境。

他定定地看着她的眼睛，觉得她黑漆漆的眸子像宇宙黑洞般地在扩大，越来越大，并且飞速旋转起来，有一瞬间，他觉得自己的灵魂忽地被吸了进去。听到外面有脚步声，他激灵一下，眨眨眼睛，一定是她的亲属来了。他松了口气……

短短两天里，她经历了宿命般的心动与心痛。青春期的心动是萌萌哒、朦朦的，微妙而神秘，而心痛却是如此剧烈汹涌、黑暗诡异。

小恩妈妈后事办完后的第二天，舅舅一家三口就搬了过来。

舅舅家原来的房子比较小，只有50平方米的一室一厅，小恩家的房子大一些，70平方米，两室一厅。舅舅舅妈住一室，小恩和表姐住一室。

舅妈对小恩说：“小恩，你别不乐意，这也是你妈妈的意思，你妈妈的遗嘱你也看了，希望你舅舅把你养大，可是要供养你总得花钱吧？你要吃要穿要用要上学，这加一起得多少钱？我和你舅舅收入都少得可怜，你舅舅就是个小破公司的小职员，每月就那么点死工资，我也就是个卖保险的，为了多挣点钱，恨不能去卖身，自己都快活不起了，还得供养你们姐儿俩读书，够我们受的。搬过来一起住呢，一是方便照顾你，二是把原来的房子租出去，也能增加点收入减轻点负担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小恩点点头：“嗯，舅妈您说得对。”

表姐蹿过来一把抱住小恩的脖子：“啊哈，终于不用睡客厅啦！姐姐我算是熬出头啦！”又拍拍小恩的肩膀，说：“小恩，以后要听姐姐的话，有姐罩着你，有你风光的时候！”

小恩的表姐崔璨大小恩两岁，从小学习不好，留过两次级，在城南的一所初级中学上初二。崔璨小时候是人见人爱的芭比娃娃，长大了身材凹凸有致，绝对“大S”，长相也美艳诱人，嘴巴尖刻不饶人。她从上幼儿园就开始交男朋友，是个十足的“小色女”。自从看了朱德庸的漫画《粉红女郎》，她就立志要做“万人迷”。校园里凡是有点姿色的帅哥或是有点资产的富家公子，或是学习好的学神学霸，她都要孔雀开屏般地极尽魅力去逗引，就连校园周边的小混混肌肉男之类的，也不放过，还经常在网上“钓鱼”，勾引小男生。就像小恩妈妈生前评价她这位奇葩侄女的：“和她妈一样是个尤物，什么妈生什么女儿！”崔璨这一点的确传承了她妈妈的做派。小恩的舅妈从年轻到现在一直是X市的风流人物。据说17岁时就怀孕流产，因为名声不好、又没学历没工作，还好吃懒做，最终成了超级剩女，只好下嫁了没钱没权的

屌丝男小恩舅舅。母女俩的穿衣打扮风格也绝对一致，都是性感妖娆型。

小恩惊讶地看着崔璨把一大堆闪着亮片的镶着水钻的露背装、露脐装、低胸装之类的衣服挂满了原本属于她的衣橱，心想学校只允许穿校服、运动装之类超朴素的“修女服”，这样招摇炫目的服装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有机会穿。

崔璨看着表妹的呆样子，撇撇嘴说：“看傻了吧？没见过世面的黄毛丫头！告诉你吧，这些服装是我的演出服，我周末经常去酒吧里唱歌，赚点外快，还能顺便泡帅哥，有空带你去玩哈！”

“噢。”小恩说，“那你去酒吧唱歌，舅舅知道吗？”

“当然不知道啦！不许告密，嘴巴严点儿，懂吗？”崔璨唬着脸说。

小恩低头不语，坐在床边整理自己的书包。

崔璨把一大堆换下的脏衣服扔到小恩面前，命令道：“去，给姐姐洗了去！”

接着又“嗖”地扔过来一双臭袜子，差点扔到小恩脸上：“还有这个，也洗了去！”

小恩一边整理书包，一边低声说：“等会儿。”

崔璨忽地蹿过来，拿起小恩的书包“啪”地摔到地上，指着小恩的鼻子，怒道：“嗨——我这当姐的说话不管用是吧？告诉你小恩，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私人助理，让你干啥就得立马干啥，听到没？”

小恩吃惊地看着崔璨，不明白她为什么变得这么霸气，以前崔璨也支使她干这干那，但口气却没这么强硬过。

“为什么啊？”小恩问。

“什么为什么？”崔璨瞪着小恩反问。

“为什么我要当你的私人助理？”

“为什么？还用问吗？因为你妈死啦，你变成孤儿啦，以后要靠我爸我妈养活你，你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我家的，都是我的，懂吗？所以你应该报答我，对不对？”

“唔。”

“唔，悟了吧你？”

小恩说：“好吧。”小恩拿起脏衣服，走到卫生间去洗。

刚把脏衣服放到洗衣机里，舅妈走了过来，也把一堆脏衣服啪地扔到小恩面前，说：“小恩，洗衣服啊！把我和你舅舅的衣服也一块儿洗了吧。”

小恩点点头，说：“行。”

舅妈说：“小恩，这些衣服不能用洗衣机洗，机洗的容易串色，也洗不干净，还是用手洗吧，好吗？”

小恩说：“好。”便开始用手洗衣服，一大堆的脏衣服，洗了两个多小时。

从此，这个家里所有的脏衣服，便由她一人负责了。小恩还负责买菜、做饭、洗碗、收拾卫生等，总之这个家里所有的家务都由她一个人包了。

小恩觉得没什么，虽然功课很紧张、很累，每天晚上一大堆作业对付下来，已经是疲惫不堪，只想趴在桌上“苟延残喘”，还要支撑着去做各种各样琐碎繁杂的家务活，但再累也不会累死人，所以一切都可以平心静气地承受下来。

“承受下来，你会死吗？不会，那么就承受吧！”小恩对自己说，她要继承并发扬她妈妈隐忍淡定的个性。

多干些活没什么，更累人、更难缠的是她的表姐崔璨。

每到晚上，小恩总是趴在桌上一丝不苟、吃苦耐劳地写作业。崔璨要么干脆不写，要么写得飞快，一大堆作业半小时搞定，管它对错呢，反正是做过了。这种“置之题海死而后生”的苦学生涯她可过不了，用她的话说是：“我可过不了这么苦逼兮兮的日子！”然后她要么尖着嗓子练习唱歌，要么看恐怖小说。那歌唱得都是超级女高音，还动不动跑调，有时候连邻居都难耐骚扰，气得要报警。看恐怖小说她也不闲着，一会儿吱哇乱叫，一会儿兴奋地讲起故事情节来，非要小恩当听众。小恩要么耳膜快被震破，要么被搞得心烦意乱，根本没法安安静静做功课。如果舅舅舅妈在家她还会消停点儿，可舅舅工作忙经常晚上在公司加班，舅妈晚上也要搞公关，陪客人吃饭喝酒打麻将，经常搞到深夜才归。所以表姐就在家里肆意地鬼哭狼嚎、胡作非为。

这天晚上，小恩伏在桌上默背英语单词，表姐在一边扯着嗓子唱歌。唱的是江美琪的《快乐天使》：

拥挤的人群在穿梭
行色匆忙相对沉默
他们的表情告诉我
疲倦让他们懒得啰唆
无数的机会被错过
未来又不知是什么
我猜他们此刻需要我
来召唤心灵的解脱
蒙住眼睛
暂时把一切忘记
跟随我奔向那遥远的天际
张开怀抱
再做一次深呼吸
欢乐重新钻入身体
对过去别想得太多
对未来也别太在意
让阳光指引着轨迹
尽情感受生命的每一刻
蒙住眼睛
暂时把一切忘记
……

唱到“蒙住眼睛”时，崔璨便跑过来，蒙住小恩的眼睛，唱到张开怀抱时，崔璨又跑过来，张开怀抱将小恩拥入怀中……搞得小恩要烦死了，只好跑到客厅去背英语单词。崔璨却又跟了过来，打开电脑玩游戏，一边玩一边哇哇啦啦乱叫，还非要小恩陪着一起玩。

折腾了大半个晚上，崔璨总算累了，闭了嘴翻看她的恐怖小说。小恩长吁一口气，拿出数学练习册开始做题。一道数学题苦思冥想刚有个思路，突然表姐那里“嗷——”的一声惨叫，接着“嗖”一下蹿了过来，抱住小恩